

# 所有摄像头在他脑中织成“缉凶地图”

指纹、足迹、视频分析……痕迹检验师助警方屡破奇案

三百六十行 360

“

为熟悉这些摄像头的位置，马勋有空就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看。渐渐地，这些摄像头仿佛刻在马勋脑海里，自动形成了一张地图。破案时，嫌疑人从哪个摄像头里消失了，马勋就能判断出他接下来可能出现在哪几个摄像头里。这些年，他通过视频侦查，破获了500多起刑事案件，成了熟知全县监控探头分布的“活地图”。

本报记者 王研、彭韵佳

中等个头，胖胖的脸颊……记者面前这个朴实的小伙子，其实从事着一个特别酷的职业。与憨厚的外表不大相符，他的工作“烧脑”度很高：指纹、足迹、视频分析……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他就待在一个小县城里，全心沉浸于痕迹检验领域。

他的存在，填补了当地痕迹检验的空白。这些年，他通过视频侦查，破获了500多起刑事案件，成了熟知全县监控探头分布的“活地图”。他，就是云南省大理州永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马勋。

走近他的同时，我们也对这份神秘的职业有了更多了解。

**把毒贩摁翻了，才发现他裤腰带上别着刀**

成为一名警察，是许多男孩儿时的梦想。对土生土长于永平县的马勋而言，这个梦想有着特别的意义——永平县当年深受毒品之害，马勋曾有两名关系很好的中学同学，因过量吸食毒品死亡。对毒品深恶痛绝的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亲手惩戒丧尽天良的罪犯，成为一名刑警。

2004年高考填报志愿时，马勋填了警校，最后也如愿考上云南警官学院刑事科学技术系，但却从此进入了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痕迹检验。当时，考入这个专业的同学们大都不知道什么是痕迹检验，人数也是全校最少的，而且因为是理科，总共只有9个女生。

“学起来很难！”马勋说，刚开始和其他学校一样学高数、英语等，后来是痕迹检验专业课：手印学、足迹学、工具痕迹学、枪弹痕迹学、特殊痕迹学如轮胎、开锁等。“最难的是足迹学，即通过足迹推断身高、年龄、体态等。”他说，在缺少实践的情况下，自己常常感到很累，“最喜欢的是指纹显现和指纹鉴定，因为对实践课很有兴趣。”

四年光阴在苦读中一晃而过。其间，一位公安特邀专家到学校讲课，有句话让马勋印象深刻：作为一名刑警，细节决定成败。“这个专业很厉害，破了许多难破的案子，都是从很小的细节入手。”从那时起，马勋隐隐找到了自己今后的方向。

实习时，马勋被分配到了基层派出所。在那

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警察这个职业的危险：在一次对零星贩毒人员的抓捕行动中，“把一个嫌疑人摁倒时，才看到他裤腰带上别着一把刀。”马勋说，那一刻，自己真的害怕了。

多年后，因为所在的永平县公安局警力较少，马勋既要去做痕迹检验工作，也要出去抓犯人。如今，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危险。

**连续看视频看得滴完了几瓶眼药水，终破黄金大劫案**

刚到永平县公安局时，全局的痕迹检验还是空白，马勋这个毛头小伙子在没有师傅带的情况下，就担起了痕迹检验的重任。跌跌撞撞，摸索前进……第一次因破案让他有了极大成就感，已是几年以后。

2011年，永平县发生一起飞车抢夺黄金案，涉案金额17万余元。由于这起案件大白天发生在县城繁华路段，当地群众人心惶惶，局里要求尽快破案。马勋被分在视频侦查组，当时，视频侦查在公安系统内仍算不上主流侦查技术，大家对此也没抱太大希望，重点仍放在线下排查。

马勋却铆足了劲，和同事一起花了整整六天六夜，把视频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案发后的视频没有追踪到有价值的线索，马勋和同事一致认为嫌疑人会在犯案前踩点，又去一点点翻案发前的视频。

“那时候还年轻，熬得住。”马勋说，但当时还是标清摄像头，画面不清晰，辨认起来很费力。等把案发前数天的视频都看完，自己和同事已经吃方便面吃到想吐，眼药水也滴完了好几瓶。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关键嫌疑人终于出现在镜头里——和案发当天穿的一样！也戴着帽子，骑着盗窃来的摩托车！

追踪开始！经过艰苦努力，在周边其他摄像头里，马勋和同事找到了这个人，他上了一辆被“水结同心”挡住车牌的面包车。

追踪继续！重新翻看案发当天视频，里面有辆颜色、外观一致的面包车！

接着往下找，在高速路的监控视频中，这辆车又出现了。可能是嫌疑人得手后太过兴奋，这一次，他们忘记了遮挡车牌。

案子成功告破，金店把锦旗送到了刑侦大队。此时，马勋第一次深深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警察的成就感，“也是从那时起，我觉得视频侦查大有可为！”



▲2010年11月凌晨，马勋在一起故意伤害案现场进行勘查。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脑海里印着摄像头分布，他成了一份“活地图”**

马勋是个内敛的人，为了一个疑难复杂的指纹，他可以一动不动地坐着看一个通宵。当这种专注沉静被用于他本来就很感兴趣的视频侦查时，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为干好视频侦查，马勋决定先对永平县监控探头的布局“摸底”。这些探头有公安等机关设置的，也有旅馆商店等私人设置的，一开始还比较少、相距较远，后来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探头越来越多。

为熟悉这些摄像头的位置，马勋有空就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看，渐渐地，这些摄像头仿佛刻在马勋脑海里，自动形成了一张地图。

破案时，嫌疑人从哪个摄像头里消失了，马勋就能判断出他接下来可能出现在哪几个摄像头里。

十多年的工作，马勋已经记不清为了调取监控探头的视频与多少人打过交道。一开始，一些商家和个人因为不愿意惹事，对公安机关办案不太配合。“我就软磨硬泡。”马勋说，“这个时候脸皮只能厚一点，反正都是为了破案！”

2018年，永平县某村11户人家一夜之间全部被盗。到达现场后，马勋和同事并没能发现多少有价值的线索，只有两处痕迹和两处足迹，而且由于地处农村，当地也没有摄像头，案件一度难以推进。

马勋果断扩大搜索范围，从与村庄距离较近的摄像头开始查找，终于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凭借脑海里的“活地图”，他循着视频追到高速路上的监控，最终获取了车牌号，抓获了两名嫌疑人。结合现场痕迹检验，最后确认就是这两名嫌疑人。

**说“爸爸去抓‘一只耳’了”，女儿才肯让他去加班**

马勋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深耕于痕迹检验十余年，许多案子的推进都少不了他的努力。

2013年5月20日，马勋和妻子到民政局领结婚证，这是个好日子，领证的人排起了长队。眼看还有几个人就到了，马勋突然接到电话，队里让他马上出发，去保山市办案。

“实在没办法，我就问工作人员一个人能不能领证，工作人员说可以。”就这样，马勋先签了字，留下妻子一个人，继续排队等着领结婚证。

说到这里，马勋满是愧疚。“我媳妇儿最好的地方就是关键时刻不抱怨，一定会让我走。”他说，虽然办案归来，她对自己发脾气说，“这结的是什么婚！”

正式办酒席那天，类似的场景差点重现——那天，五十多人的接亲队伍里，大部分都是马勋的同事。

后来，公安局通知县里发生了命案，人一下子就走掉一半。马勋摸摸鼻子，笑着说：“当时好尴尬！还好我媳妇儿不太在意。”

到了回门时，马勋遇到了出去抓捕嫌疑人的同事，大家唯有相视摇头苦笑，然后擦肩而过。

由于妻子也很忙，两人的女儿平时只能靠老人带。生活中的马勋是个“女儿奴”，提起女儿就满脸堆笑。

但让他难受的是，虽然一岁多的孩子还不理解什么是“加班”，可只要提到这两个字，孩子就会哭。“她可能知道听到这两个字，就意味着爸爸不能在家陪她了。”

马勋说，《黑猫警长》是女儿最喜欢的动画片，自己现在去加班的时候就告诉她“爸爸去抓‘一只耳’了”，这样，女儿稚嫩的小手才会松开他的裤腿，还会为他加油。

# 雷场是哥哥的战场，武汉是我的前线

“英雄妹妹”杜富佳的武汉战“疫”之路

“

在雷场上，哥哥面对危险对战友喊“你退后，让我来”，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比起“英雄妹妹”这个称呼，杜富佳更愿意让大家叫自己“护士”。“我是一个平凡的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是我的使命。”

新华社记者 李凡、李惊亚

4月8日，贵州省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成员杜富佳在贵阳结束最后一天的隔离观察，在家乡人民的期盼中返回涪潭，继续投入医疗工作。

杜富佳是涪潭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她的哥哥是“排雷英雄”杜富国。2018年10月，杜富国随队参加排雷作业，为保护战友身受重伤。

“在雷场上，哥哥面对危险对战友喊‘你退后，让我来’，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杜富佳说，“这次，我顺利完成支援武汉的任务，同样感到十分光荣。”

“90后”杜富佳2015年医专毕业后，先后在贵州独山县、湄潭县医院多个科室从事护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年1月底，湄潭县医院发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倡议后，她以院青年突击队队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身份，先后两次递交“请战书”恳请上前线。

她说：“雷场是哥哥的战场，武汉就是我的前线。”感动之中，医院领导同意了她的请求。

2月21日，作为贵州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一员的杜富佳，从贵州出发，开始了她的战“疫”之路。

杜富佳随队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的第

八病区开展医疗救护工作。病房里有44张床位，最多时需要同时照顾30多名患者，其中有一部分重症患者。她和医疗队的成员分成多个班，每班6个小时，负责病区患者的治疗和消毒，以及对患者生活照料。

早上6点起床，坐1个小时车程的班车，在7点半以前到达医院，进入隔离病房前，需要换上厚重的3层防护服，穿上它，让这个个子不高的姑娘顿时有些行动不便，走路都有些气喘吁吁。这是杜富佳每次白班进入隔离区之前的日常准备。

在隔离病房，杜富佳每天需要给患者抽血、咽拭子标本采集、打针、送药，还要帮助患者进行康复锻炼。病人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有些心态比较乐观，有些因为思念家人，或者担心自己病情恶化难免情绪不佳，需要时刻关注。“除了物理治疗，还要在心理上鼓励，让他们知道我们一直陪他们在一起。”杜富佳说。

起初，杜富佳和患者还不熟悉，她一有空就会陪患者聊聊天，拉拉家常，把新闻读给他们听，“时间久了，他们把我像女儿一样看待，还经常叫我‘宝贝’”。

在武汉的时候，有两个患者把她和一个同事拉在一起组建了一个微信群，起名叫作“一家人”，这让感到特别温暖。



▲作为贵州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遵义市湄潭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杜富佳从涪潭准备出发前往湖北（2月20日摄）。新华社发（罗健摄）

3月22日凌晨，杜富佳搭乘班车前往病房完成自己最后一次值班工作。这期间武汉气温回升，隔离病房的温度显示为28摄氏度，穿着隔离服的她，热得汗流浹背。“有时候确实感觉挺累，但看着病人一天好转，这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她说。

2019年7月，杜富佳向医院党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今年因工作表现突出，她已被批准火线入党。

春暖花开之际，杜富佳和“战友”们从武汉回

程，在酒店、社区、机场，人们一路欢送。最让杜富佳感动的是，一些患者出院后还经常打电话给她，“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以后常来武汉玩”“我们以后去贵州找你”……

比起“英雄妹妹”这个称呼，杜富佳更愿意让大家叫自己“护士”。“我是一个平凡的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是我的使命。”她说。

新华社贵阳4月9日电

（上接13版）每个志愿者在这入库的一两个小时里，搬着医疗器械弯腰上下了几十上百次，而他们前后都是在开车运输物资。人，不是万能的，但志愿者们真的是二话不说，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点都不“烫条”（烫条，武汉话，形容畏手畏脚、胆怯、临阵退缩）！”

这是2月10日的一篇推文。

武汉最艰难的时候，“影子们”在竭力奔跑——

从接到求助电话，到核对信息，备货送货，最快1小时，医院急缺的物资就能送到医生手中。

从寻找物资，联系供货，运进武汉，最快1天，物资就能从百里、千里之外送到医院。“影子”中，神一样存在的小A（网名），把几百名90后“海龟”连接在一起，使海外物资信息第一时间汇聚这里。

“影子”中，最忙碌的人一定是“好好先生”（网名），几百台志愿车都在等他发布号令，最多的一次物资转运，六七十台轿车愣是将一个大集装箱的物资消化得干干净净。

车队里，有车主从武汉赶赴荆州将受困的病人接回就诊。有车主吃睡在车上，只为第一时间能配送物资。有车主一天要跑十几家医院，只为争分夺秒帮助白衣战士抗击病毒。

“哆啦A梦”（网名）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从物资转运入库到配送出库都离不开他的身影。每一笔物资他都会逐一核对登记在册，准确无误。他说，“兄弟姐妹们的爱心，负不起。”

来自广西的“影子”胡学勇，是逆行赶来武汉的，一干就是两个多月。

“影子”中，有滞留武汉的广东佛山水果批发商，无法返家，他索性做了“影子”；有从事建筑工程的退伍军人胡建平，在参加湖北大学方舱医院建设后，不仅向家乡大悟县捐赠了价值十余万元的医疗物资，还动员公司员工和家人加入“影子”；有“一个人干出了一个团队效果”的独行侠车手鲁力；还有礼君、娜娜、葛华、鼎小红帽、思梦、朱华、严杰……太多太多“影子”奔忙在孤寂的武汉街头。

“影子”中，最小的是2005年出生的的一名初三学生，他主动要求加入志愿者队伍，大家执拗不过，只好给他安排了擅长的视频制作工作。

“我们只是一群想要做点什么的普通市民，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真名，对方的模样，每天忙碌奔走，默默地做事。在任务地点擦肩而过，我们能看到彼此眼中闪着同样的光芒，我们不愿意承认是泪水，那应该是我们共同想要努力的坚定。”

虞雯子说，每一天，“影子”们争分夺秒地狂奔，他们是最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是最想失业的一群人。”

**“只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

庚子元宵夜，大家忙完工作，围坐在仓库的医用物资旁，陪虞雯子过了一个今生注定无法忘记的生日。

深夜回到家中，他提起毛笔写下了“元宵节记”——

“脱下军装的那一刻，我以为我将不再热血，我将远离友情，可真当这一刻来临，我发现我身上的军装还在，我的血依旧沸腾，我们跨越年龄走到了一起，我们共同为武汉加油，我们不希望成为英雄，我们更希望被人所需要……”

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的80后虞雯子，是湖北省文联展览艺术部的工作人员，曾任职湖北省消防总队。作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夏“手拍画”第三代传承人，他和父亲、祖父在湖北美术馆举办过“指墨百年——虞一风、虞小风、虞雯子三代指画作品展”。

那一夜，虞雯子思绪澎湃。想想自己跟随团队一路走来，从车手到仓库管理员，从媒体联络到物资对接统筹，从“影子梦之队”公号主笔、负责人到担任总队长。那段时间，从来没有凌晨2点之前睡过觉的虞雯子感慨，“每一天都像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了‘军绿’的感觉。”

封城第一天，当过十几年消防兵，亲身经历过汶川地震、东方之星沉船、汉正街火灾救援的虞雯子，军人底色被点燃，“家乡正在受难，我必须站出来。”

就这样，从逆行奔波、抢运物资，到用诗歌、文字、书法、绘画的方式参与战“疫”、记录战“疫”、护腰、面包、充电宝，成了虞雯子的“抗疫三件套”。

“团队从无到有，是经过一次次的行动积累，也是不断总结激励起来的。”虞雯子说，“影子梦之队”成立初期，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新媒体推广，很快得到了共青团湖北省委的认可。

极速成长的团队，让“影子们”热血沸腾。忙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到家里，虞雯子便投入到另一场“战役”，他写下《封城武汉》（组诗）《疲惫的身，逆行的影》《大城小爱》等，不少文字见诸报端。

“看着日渐恢复的武汉，内心的复杂无法言表。”虞雯子说，“对于一直走在武汉的志愿者来说，我们看到了太多‘闭门不出者’没有看到的场景。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

3月10日，虞雯子创作的诗歌《阳光下的影子》被大家转发——

“终于我们可以只戴口罩  
脱下守护我们的白衣  
身上少了很重的重量  
相互之间打个招呼聊聊天  
一同品尝春天的味道  
花开叶茂  
暖阳下有你真好……”

“影子们”曾说，等到阳光明媚，就是“影子”消散之时。

国际疫情仍在蔓延，“影子”精神仍在继续。如今加拿大已经成立了分支机构“影子安心联盟”，这些天，为加拿大准备的第三批物资也在设法送出，美国也有了“影子”的队友。“我们会继续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虞雯子说。